



蕭爾斯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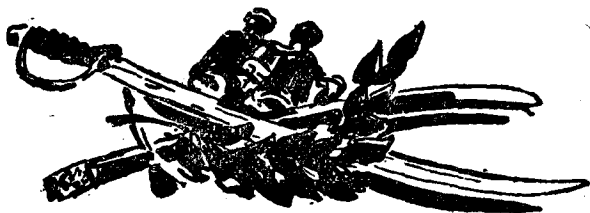
里·奧斯特羅維爾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蘇聯〕里·奧斯特羅維爾

蕭爾斯的故事

金 星 譯



阿·塔 朗繪插圖
弗·列姆庫里製地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蕭爾斯是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這本故事裏講的就是他的光輝事蹟。他從小時候起就肯熱情幫助同學，學習也很努力，他在學校裏接受了革命思想，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回到烏克蘭組織了人民武裝，和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武裝鬥爭，建立了很多功勞。蘇聯人民很敬愛他，稱他是烏克蘭的夏伯陽。

Л. Островер

Николай Щорс

Детгиз 1954

書號：譯 0098 88 千字 定價(4)四角一分

蕭 爾 斯 的 故 事 (高)

著 者	里·奧 斯 特 羅 維 爾
譯 者	金 星
校 訂 者	丁 如 朗
繪 插 圖 者	阿·塔 庫 里
製 地 圖 者	弗·列 姆 庫 里
出 版 者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 刷 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195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12200

開本 787×1092 1/28 印張 4 5/7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登陸號

蕭爾斯小傳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國內戰爭時期，蘇聯出了三個最富有傳奇色彩的著名英雄：夏伯陽、蕭爾斯和卡道夫斯基。這本小說就是講述蕭爾斯的光輝燦爛的一生的。

蕭爾斯是烏克蘭人。一八九五年六月六日，他生在一個貧農的家庭裏（後來他的父親遭到破產，當了鐵路工人）。蕭爾斯在鐵路小學畢業後，考入基輔助理軍醫學校。一九一二年，他以優良的成績唸完醫校，又到坡爾塔瓦的師範學校去學習。他在師範學校看了很多進步的書籍，在革命思想的推動下，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開始從事秘密的革命工作。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蕭爾斯被徵入伍，在作戰部隊中擔任助理軍醫。他在工作中負了傷。傷愈後，被派往士官學校學習，不久就開赴前線作戰。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沙皇的軍隊瓦解了，蕭爾斯回到了他的故鄉。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奉了哥美里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到斯諾夫斯克去組織了一支游擊隊。這支游擊隊在蕭爾斯的英明大胆的領導下屢建奇功，迅速發展成一支勢力雄厚的革命軍隊，給予了當時盤踞烏克蘭

蘭境內的德寇和反革命匪徒以沉重的打擊。三月裏，蕭爾斯到莫斯科去參加軍事教官短訓班。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接見了他，委託他把烏克蘭境內分散的游擊隊組織成一支正規的紅軍。蕭爾斯回到烏克蘭，盡全力執行列寧的這個指示。不久，他被派担任烏克蘭第一團（鮑貢團）的指揮員。該團先後解放了烏克蘭的許多城市，最後並拿下了首都基輔。基輔戰役結束後，蕭爾斯升任師長。一九一八年七月，蕭爾斯的師被反革命匪軍的優勢兵力包圍在科羅斯登。在某一次戰鬥中，他不幸中彈犧牲。他死的時候只有二十四歲。

爲了紀念這位傳奇式的年輕英雄，蘇聯人民稱蕭爾斯是“烏克蘭的夏伯陽”。（斯大林語）

譯 者

目 錄

蕭爾斯小傳	譯 者 1
第 一 章 假期	1
第 二 章 “我要唸書”	8
第 三 章 “算了吧!”	12
第 四 章 “柯里亞回來了!”	14
第 五 章 第一天	20
第 六 章 兵士	22
第 七 章 在喀爾巴阡山	24
第 八 章 第一個使命	29
第 九 章 爺爺和孫子	34
第 十 章 客人	43
第十一章 彼得要飯	49
第十二章 鐘響了	56
第十三章 羅網	61
第十四章 隊伍壯大起來了!	67
第十五章 把德國鬼子趕下火車!	72

第十六章	在茲倫卡近郊	76
第十七章	“我一定告訴列寧同志”	82
第十八章	紅軍在誕生中！	83
第十九章	學習	88
第二十章	團隊出征了	91
第二十一章	“明天省長家裏有舞會”	95
第二十二章	基輔城下	102
第二十三章	在包圍圈裏	109
第二十四章	“替蕭爾斯報仇！”	118



第一章 假期

斯諾夫斯克是微爾尼郭夫省的一個小城，在一座座白色小房子和塵土飛揚的街道之間，長着許多枝葉茂密的槭樹，房子的後面是翠綠色的櫻桃園。斯諾夫斯克四面八方給緊緊地圍住：東、北兩面依傍着古老的松林，南面被一條鐵路的路基攔住，西面挨着斯諾華河這條小河。河裏的水很淺。只有在春天發大水的時候，小河才漲成一個湖，那時候，沿河的房子就好像小島似地散佈在湖面上。等到斯諾華河的水慢慢地退下去，回到原來的河床以後，田野裏就留下一個個的深水塘，裏面有許多魚。

每年，斯諾華河水退去的時候正巧逢上暑假開始。清晨，鐵路員工

子弟學校的學生常常聚集在學校的院子裏，他們從那兒出發到茹柯夫卡村附近的柞樹林去。到了林子裏以後，他們就把衣服脫光，跑到河邊。他們在河裏比賽游泳，潛水，你從我上面跳過去，我又從你身上跳過去，玩够了以後，他們就跑回柞樹林。接着，“漁夫們”便到田野裏的深水塘邊去捕鯉魚，而“廚子們”在這段時間裏燒水預備做魚湯。等“漁夫們”捕魚回來，一條一條的大鯉魚就給扔到鍋子裏去了。

魚湯煮好了，又濃又香！孩子們坐成一個圓圈，一齊開懷大嚼。他們急急忙忙地吃着，一心想比別人吃得快。吃過魚湯，洗乾淨鍋子，接着便開始最有趣的節目：講故事。

蕭爾斯是講故事的能手。他開始講故事的時候聲音很低、很平穩。可是漸漸地，他的聲音愈來愈響，愈來愈有力量。

有時候，他所講的故事，個別孩子也許已經知道，也許以前在書上看到過了，可是它給蕭爾斯講起來就完全兩樣，它變得更動聽了。

今天，一九〇九年六月的一個早晨，孩子們又集合在學校的院子裏。他們是四年級的學生，昨天才考完畢業考試。他們一律穿着白襯衫，褲腳捲到膝蓋，都光着腳。其中許多人的肩上還搭着一個背包，裏面裝着馬鈴薯、麵包、鹽和一點生米。

已經到了出發的時候，但是蕭爾斯——那個最重要的伙伴還沒有來！

“柯里亞〔註〕該不是病了吧！”一個生着灰白頭髮的孩子問。

“哪兒的話！”一個有黑色額髮的小傢伙打斷他的話。

〔註〕 蕭爾斯是一個姓，他的全名是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蕭爾斯，柯里亞是尼古拉的愛稱。

“昨天晚上我還看見過他，”另外一個孩子這樣說。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個頭髮灰白、身體結實的孩子不肯服輸。“昨天是好好的，今天說不定會害起病來……”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柵欄上的小門打開了，一個瘦小的孩子，脚步很快地走進院子，他的灰色眼睛中帶着嚴肅的神氣。他就是蕭爾斯。大夥兒都迎着他跑去，一面問：

“你幹麼打扮得這樣漂亮？”

“打算去參加跳舞會嗎？”

的確奇怪得很。這麼個大熱天，又是暑假的第一天，蕭爾斯整整齊齊地穿着全套學生制服，而且他的皮鞋像鏡子一樣閃閃地發着光，雖然斯諾夫斯克的灰塵很重。

蕭爾斯脫下制帽，拭去臉上的汗。

“坐下吧，伙伴們。”他說過後第一個往草地上一坐。

孩子們圍住蕭爾斯，準備聽他講話。

“昨天開過教務會議，”蕭爾斯開始說，“會上決定讓米嘉留級。”

大夥兒聽了都很發愁。

“他的筆算得了兩分，”頭髮灰白、身體很結實的那個孩子說。

“你可知道，他怎麼會得到這個兩分的？”蕭爾斯問他。

“他在考前沒有準備。”

“可是叫他怎麼準備？他的媽媽病着吶！”蕭爾斯反駁那孩子說。“他又要做飯，又要照料小妹妹。”

“不錯，正是這樣！”周圍的孩子都這樣說。“他們沒有權利叫他留級！沒有權利！”

蕭爾斯站起身來。

“你上哪兒去？”大夥兒開始不安起來。

“你們嚷得這麼響，我在這兒能做什麼呢？”

“我們可憐米嘉！我們代他不平……”

“那末，你們以爲我就不可憐他嗎？不過光嚷嚷是沒有用的。”

“到樹林裏去！”有一個孩子建議。“咱們到那裏去討論這件事情。”

“你們去吧，”蕭爾斯說，“我留在這裏。”

“留下來幹什麼？”

“我要去找斯切潘校長，請求他准許米嘉補考。”

“我們大家跟你一塊兒去！”

“光着腳去？穿着粗布的短褲去？”蕭爾斯笑了起來。“斯切潘校長連話都不願意和你們說吶……瞧，我已經穿得很整齊，這樣才能去和校長談話……你們到樹林裏去吧。不過吃魚湯的時候可要等我呀！”他愉快地說完了他的話。

大夥兒接受蕭爾斯的建議，出發到樹林裏去了。

……蕭爾斯走進了學校。時候還早，但他決計在走廊裏等候校長，以便在這位暴躁的斯切潘校長還沒有讓某個職員惹得冒火之前，先和他談一下。

學校裏靜得很。燦爛的陽光照遍了空無一人的教室和狹窄的走廊。蕭爾斯走到窗子跟前。他看見一幅熟悉的景象：向遠方伸展的鐵軌、紅色的水塔、機車庫的玻璃屋頂……沿軌道行駛着調配車輛的機車。司機從機車裏邊探出頭來。

“爸爸！”蕭爾斯認出來了。

就在這當兒，他聽見背後傳來沉重的腳步聲。蕭爾斯很迅速地轉過身去。校長正在一步步地走近他，校長長得又胖又矮，胸前垂着一把鬚鬚。

“蕭爾斯，你在這裏做什麼？”

蕭爾斯向校長鞠了個躬，說：

“我是來找您的，斯切潘校長……我有一個請求。”

校長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圓盒子，用一隻很粗的手指在盒蓋上彈了一下，打開盒子，拿起一撮鼻煙送進鼻子裏。斯切潘校長打了個噴嚏以後，問：

“你有什麼可以請求的？老師對你都很滿意。已經決定發一張獎狀給你……”

“我不是替自己請求，斯切潘校長。”

“噢，原來你是替別人來請求的……那麼是誰呢？你說吧。”

“米嘉。”

校長擺了擺手：

“我連聽也不要聽！米嘉是個懶蟲！”

“斯切潘校長……”

“別請求了！聽見嗎，蕭爾斯？別請求了！絕不能讓一些草包從學校裏畢業出去，讓米嘉在四年級的教室裏再坐上一年。他連很簡單的題目都不會做！”

校長的話並沒有把蕭爾斯的嘴堵住。

“斯切潘校長，米嘉耽誤不起一年啊！”

“爲什麼不能？！”

“他沒有父親。他要養活一家人。”

“很不幸。非常不幸。蕭爾斯。但是這和學校有什麼相干？”

“米嘉可以進貨運辦事處做事，但是，沒有學校的畢業證書，辦事處就不會用他。”

“我們不發證書！”校長的語氣非常堅決。“他的算術得了兩分。你明白嗎，蕭爾斯？”

“我明白，斯切潘校長。但是我們請求……”

“‘我們’是誰？”

“四年級全班。我們請求您讓他補考。整個夏天我去幫他覆課！”蕭爾斯激動地說。

校長又從口袋裏掏出鼻煙盒，但是不知爲什麼沒有打開它。他眯起眼睛瞧着這個孩子，終於說：

“好吧。我們就讓他補考。不過，你去把這個懶孩子給我叫來，我要親自和他談談！”

蕭爾斯高興得臉也紅了。

“謝謝，斯切潘校長！我馬上叫他到您這兒來，”他快活地說，然後對校長鞠了一躬，三腳兩步跑出了學校。

米嘉住在一座低矮的小屋子裏。他家門口長着一棵大槭樹，茂密的枝葉遮住了小屋的整個稻草頂。米嘉家裏的爐灶生火的時候，遠遠看去好像那棵槭樹在冒煙似的。

米嘉正站在桌子旁邊削馬鈴薯。他是一個略微有些駝背的少年，長着一對憂鬱的大眼睛。他的頭稍微有一點偏，所以，在蕭爾斯看來，米嘉

似乎正在傾聽着什麼。

床上躺着米嘉的媽媽。

“迦林娜嬌嬌，”蕭爾斯招呼她，“米嘉的文憑可以到手了！”

“這是怎麼回事？”病人低聲問。“他不是要留級嗎？”

“不不！”蕭爾斯嚷了起來。“米嘉總共只有一個兩分。這個兩分到秋天他也可以改過來。校方已經准他補考。斯切潘校長親口對我說的！”

“你去見過斯切潘校長啦？你替米嘉向他求了情？”

“您說哪兒話，迦林娜嬌嬌！我跟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是全班同學替米嘉求的情。其實，迦林娜嬌嬌，米嘉所有的功課都考得很好，難道單單爲了一門算術就留級！”

蕭爾斯轉過身來對米嘉說：

“不過，米嘉，你得好好地用功啊！”

他走到米嘉身旁，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說：

“我幫助你，跟你一塊兒覆課好嗎？”

“好的，”米嘉沉着地回答。

“你該對柯里亞說聲謝謝啊！”

“算了吧！”蕭爾斯脫口說出他最愛說的一句話。“我還要他謝嗎？米嘉，給我一把刀子，我幫你削。”

“我自己幹得了，”說罷，米嘉沉默了一會，又添上一句：“大夥兒也許在等你呐。”

“不錯，他們正在等我。”

“去吧，柯里亞，去吧！”病人溫柔地勸他說。

蕭爾斯拿起桌上的帽子，說：

“我走啦。從明天起我們就開始覆課。每天做三道題目！”

蕭爾斯回到家裏換掉衣服，抓了十來個馬鈴薯，跑到林子裏找他的伙伴去了。

第二章 “我要唸書”

蕭爾斯從樹林裏回去的時候，天還沒有黑。街上一個人也看不見，只偶然有一條狗跑過，或者有一隻母雞帶領一羣黃毛小雞一本正經地走過。到了家門口，蕭爾斯不往屋裏走，却先到菜園裏去澆水。

這孩子今年還沒滿十四歲，菜園和果園裏的事都是由他照管的。蕭爾斯的父親亞歷山大很忙，不大注意家裏的事情。他是火車司機，每天清早就去上班，到晚上才回來。母親忙着料理家務和帶領孩子。

那天晚上，亞歷山大比平時遲些回到家裏。他一隻手裏拿着飯盒，另一隻手裏拿着件粗硬的油布雨衣。蕭爾斯提了一桶水，拿了一隻漱口杯和一塊肥皂跑出來迎接父親。

亞歷山大仔細地、不慌不忙地洗了臉。他在門廳裏換了衣服，又把鬍鬚梳得很整齊，這才精神抖擻、乾乾淨淨地走進房間。他把那個淺色頭髮的小女兒抱在手裏，挨着桌子坐下來。

晚飯已經燒好了。孩子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們每人都搶着要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講給父親聽。亞歷山大注意地聽着，給這一個誇獎幾句，給另一個溫和地責備幾句，他講話的聲調總是那麼平靜、莊重、嚴肅。

晚飯快吃完時，亞歷山大把臉轉向他的妻子，好像隨便提到似地

說：

“尼基契奇答應用他了。”

“用誰啊？”媽媽瑪里亞覺得很奇怪。

“用柯里亞，”亞歷山大解釋說。“他準能把我們那個小伙子教成一個出色的鉗工。”

“我不想當鉗工！”

亞歷山大對兒子仔細地看了一番，問。

“那麼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呢？”

“我要唸書！”

“你要唸書，”亞歷山大重覆了一遍，聲音裏顯出他很難過。“你這主意打得不壞。有學問的人哪一條路都走得通。不過，我的孩子，讀書得花錢，得花很多錢！可是我不是資本家，這你也知道……我是一個工人。賺來的錢只能勉強養家活口……”

“我要進助理軍醫學校！”

“還想進什麼助理軍醫學校？”亞歷山大忽然生起氣來。

“進助理軍醫學校。那兒招收士兵的子女。那兒免費管教，管吃，管穿。”

亞歷山大皺起了眉頭，嚴厲地說：

“虧你想得出來！我前後不過服了四年兵役，雖然只有四年，可是因為士兵生活又無聊又辛苦，我當時竟厭惡起這個世界來，你現在却想去當一輩子的奴隸！”

“幹嗎要當一輩子的奴隸？”蕭爾斯很有把握地說。“等我畢了業，當了助理醫官，我就離開軍隊。”

“你怎麼走得了呢？你得替他們工作六年，來償付學習、膳食和穿破的長靴子的費用！”

“我走得了！”

父親朝兒子的眼睛投了一瞥，那對眼睛帶着孩子所沒有的嚴肅神情。

“讓他去吧！”瑪里亞很柔和地插嘴說。“孩子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亞歷山大從桌旁站起來，走到他兒子面前，對他說：

“柯里亞，想靠自己的智慧生活，你還太年輕哩，”說完這句話，他就走進了臥室。

朝霞剛剛出現在天邊，蕭爾斯一家已經都起床了。亞歷山大正在廚房裏吃早飯。瑪里亞在給孩子們預備點心。柯里亞站在桌子旁邊，把午餐裝進父親的飯盒子。

“今天我回來得很晚，”亞歷山大對他的妻子說。“晚飯不用等我。”

他把手揩乾淨，站起來說：

“柯里亞，你再睡一個鐘頭吧！”

“我要到河邊去游泳一會。”

父親和兒子一塊兒走出家門。一陣微風，把槭樹吹得沙沙地響。脚下踩的沙子黃澄澄的，就跟金子一樣。鐵路工人陸續從柵欄門裏走出來，他們都穿着塗滿油污的衣服，手裏拿着飯盒子。

亞歷山大的肩膀很寬，腰部很細，他走起路來好像一個兵士，步子輕快而整齊。蕭爾斯合着父親的脚步在旁邊走，他的身材很勻稱，衣着乾淨，舉止利落。